

明慧週報

副刊

第 235 期

2009 年 10 月 9 日



脏病，薛福春的腰容易滑掉，胳膊抬不起来，痛得一点不能动。俩老炼法轮功后全好了。张慧玲经常善心地帮助有困难的人。

五月十四日一大早，鸡冠区公安、立新矿派出所和保安员好几车人闯进薛老家，翻箱倒柜，并绑架了二位老人，吓得东东大哭不止，东东也一起被恶警们绑架，后被送到舅舅家，再后来被妈妈接走。姥姥、姥爷被公安毒打、刑讯逼供，姥爷的腿被打瘸了，人瘦得不象样子。姥姥张慧玲随后被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劳教一年。

年幼的东东整天哭着要见姥姥、姥爷，孩子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一下瘦了许多。七月初，妈妈带着东东满怀希望地从外省来哈尔滨看望姥姥，可劳教所的警察说：“张慧玲不‘转化’（放弃信仰），不让见。”东东的希望一下破灭了，孩子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生大病，住进了哈尔滨医院……

在这个所谓的“和谐”的社会里，不知小东东的幸福在哪里？◇

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走在街头，听到很煽情的一句话就是庆贺“伟大祖国六十岁生日”，仔细想想这真是对中国人的羞辱。

中国人的祖国是拥有五千文明的古国，是目前人类拥有最悠久、最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绝不是西来幽灵共产党屠戮、破坏的短短六十年。

中共文革时挖了我们的祖坟，破坏了我们的文化，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共，而是中共用暴力霸占了中原。

中共六十年致使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古今不曾有。

中共土改运动，用杀戮霸占了中国所有的土地，但它并不热爱我们的国土。从东北边境、蒙古边境、新疆边境、西藏边境、云南边境到海上岛屿，都有中共黑箱割让土地的记录，到今天已经不是秘密，中国人只是暂时麻木而已。

中共在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是对中国主流社会知识分子的第一波大范围伤害，很多当时的知名学者坐共产党监狱长达二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出狱。

中共始于六十年代中期的文革十年，是对中国主流社会的第二波更大范围的伤害，它自己都承认是十年浩

祖国不是六十岁



劫。

中共在八十年代末的六四屠城，让多少中国人走入绝望、彻底放弃了精神层面的希望，变得除了钱什么都不再相信、除了钱什么都不再追求。

中共于九十年代末开始迫害法轮功直到今天，已证实超过三千人被迫害致死，被关进黑监狱、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数十万计。最令人发指的是中共竟然大量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贩卖牟利（见下注），这是滔天大罪，人神共愤。

以上这些基本事实，都发生在被偷梁换柱地当作祖国国龄的六十年，而中原大地璀璨的文化与闻名于世的辉煌，与这六十年毫无关系。当然，这些基本事实在年被中共篡改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中是找不到的。真相也许俯首皆是，但真相只能被有心人找到。

编者注：加拿大独立调查组于 2006 年 7 月 6 日公布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后在联合国发表。他们收集了五十多条证据，其中包括大量的电话录音，很多中国大陆医生在电话询问中直言不讳地说移植器官来自年轻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至今中共拒绝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也无法说明大量可疑移植器官的来源。（文／谭开）◇

快过中秋节了，公司里的销售经理们格外忙。不是忙业务，而是忙着送礼。工商、税务、上级主管，还有各个客户单位负责采购的、审批签字的领导，都得去打点。用经理们的话说：年年都送，他记不得你，一旦哪年不送，他就记住你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一天，一个销售经理跑了三个城市送礼回到公司，累得精疲力竭，坐在我旁边休息。我停下手里的活，笑着问他：“经理，辛苦了啊！你做销售这么些年了，有没有碰到送礼不收的人啊？”他仔细地想了好几秒钟，才说：“没有，真的没有。有的一开始拒绝，推辞了几次，最后还是收了。”

我看着他说：“我给你讲讲我的一个朋友的故事吧！”

“我的这个朋友是个女的，做工程监理工作。按说象她这种工作接个红包、回扣是常有的事，可她从来坚持不收。当面送的就直接拒绝；有时领导暗示别人都拿了，就给她也留一份，她也是表明自己拒收，再推辞不掉，就充公。刚开始领导都不相信还有这么正的人，时间长了，打心底里佩服她。”

“有一次，公司接了一个大工程项目，由她负责审计。当她发现该公司至少虚报了两个亿的预算时，她明确表示自己不能签字。”

“两个亿，这说明不知有多少人等着从中捞好处呢！”销售经理忍不住插话。

“是啊！不愧是资深的销售经理啊，这么熟悉商场的潜规则。”我接着讲：“那个公司一看她不签字，就什么招都使上了，先是说送车、送房子，一看她不动心，就说她要是男的，就送美女；再不行，连黑社会也用上了，深更半夜地往她家打恐怖电话；上级来的压力也

小小说：

这样的好人到哪去找

很大。她还是不签字。最后，她说，无论从法律和我的良心方面来说，这个字我不能签。如果我这么做不能使人满意，我提出辞职。”

“啊，她的工资应该挺高的吧？”销售经理问。

“嗯，年薪十几万吧。”我回答。

“最后怎么样了？”

“这件事正好是年前发生的，她想过了年就不去了，再找别的工作。没成想，过了年，公司的领导亲自来把她请了回去，说她的业务能力全公司无人能比。那个项目也换人负责了，对方也收敛了不少。”

“唉，这样的好人上哪去找啊？不过，这样能吃得开吗？”销售经理又问。

“她还有一个故事，”我见他兴致勃勃的，一扫刚才的倦容，就继续讲：“有一次，她公司的正、副领导宴请一个客户单位的领导，她以项目经理的身份作陪。席间对方领导非要让她喝酒不可，甚至说只要她不喝，这个订单就取消。她以自己有信仰的原因坚决推辞，急得坐在她旁边的单位的副领导踩她的脚。她非常郑重地对那位逼她喝酒的领导说：‘您的好意我领了。但我要说，做好工作是我的本份；维护信仰是我的天职。’那位领导一听，立马起身就走。她单位领导怪她给砸锅了，连忙跟出去。没想到，那位领导对她的领导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坚守信仰的人。以后的订单都给你们公司了。”

“她信仰什么啊？”销售经理好奇地问。

“她是法轮大法弟子，信仰真、善、忍。”（文／陆文）◇



高凤翰帮助乞丐得善报



高凤翰先生（西元1683—1748年），字西园，号南村，晚年又号南阜老人，因此，当时的世人及后人多尊称他为高西园。他是清朝康乾盛世之时的一位杰出艺术家，博学多才，能诗善画，尤其擅长山水、花卉，同时也很擅长篆刻，当时的书画大家郑板桥的许多印章就出于他之手。

今天要讲的不是他的艺术成就，而是关于他的一件轶事。高凤翰先生一日外出时，偶遇一个失明的乞丐，手里捧着一个瓢向路人讨饭，非常可怜。高凤翰心生怜悯，又见这个瓢看相非常好，于是将乞丐领到了自己的家中，好好地款待了他一顿饭。乞丐吃完后，高凤翰就将这个要饭瓢洗涤干净，并在上面篆刻了一句话道：

“黑地昏天，前路茫茫，著脚难奔天涯，叫不出一碗王孙饭。”

这句话语句风雅，刀法秀劲，再加上当时高凤翰已有名气了，因此这个失明的乞丐捧着这个要饭瓢，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争相请他吃饭，只求能欣赏一番高凤翰先生的大作。从此，该乞丐借此竟得到了温饱，乞丐后来去世时，也靠将此瓢卖掉而获得了安葬费。

乞丐去世后不久的一天夜里，高先生就梦见乞丐进了他家，说来答谢他的大恩，恰好在那天夜里，高家的仆妇就生了一个儿子。高凤翰悟到这个孩子就是那乞丐转世，因此，给他起名瓢儿。这个瓢儿长大了也当了高家的仆人，伺候高凤翰先生非常尽心，超过其他仆人。

高先生晚年得病瘫痪了，走动都要人搀扶，而这个瓢儿就极用心地伺候高先生，早晚不离。知道此事的人都说：高凤翰善有善报，多亏当年帮助了那个乞丐，现在才有人如此尽心地服侍他。确实，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资料来源：《秋灯丛话》）（文/云开）◇